

中國新文學叢刊

楊海宴自選集

02

217.2

733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93 刊叢學文新國中

集選自宴海楊

行印司公業事化文明黎

楊海宴自選集

版權
印刷
必究

中國新文學叢刊 93

著者：楊海宴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永裕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武昌街一六八號
發行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
門市部：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二三號綜合書城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
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
高雄市五福路九五號
定價：精裝新臺幣九二〇元
平裝新臺幣一二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初版
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

目錄

素描	一
生活照片	二
手跡	三
我的回顧與肯定	四
兩節壓痛了黃瓜	五
矮簷下	六
小食攤	七
土貨	八
閩	九
璞	十

淚哺	寂寞	幾秒鐘	歲月	苦刑	旅程上	高櫃臺底下的顧客	懺悔	枕下的聖經	罪人	生命的歷史	小乖驢	暴發戶與風濕症
一三	一七	一五	一四	一六	一七	一三	一三	一五	一六	一八	一七	一七

海宴去矣・清流不絕	三七
給——亡夫海宴	三三
擁清流而去	三九
黃太太的想法	三三
懿教	三〇九
蚊子和相片	二〇三
涸轍之魚	一九二
廬	二七一

• 集選自宴海楊 •

兩節壓扁了的黃瓜

—

如果卅六年不被父親送到臺灣來讀書，現在的生活不知又是個什麼樣子？他想。當然，那只有比現在更慘，或者死了亦未可知。死的味道究竟是怎樣的？他心底帶着一點悲涼的笑意尋思着。無論怎樣死法，恐怕最痛苦最恐懼只是死前幾分鐘，或者是死前幾秒鐘而已。死過之後，也就不知所謂恐懼與痛苦了，前人說「千古艱難惟一死。」也許就是指死前那短短時間難得越過吧。如果能夠透澈的鎮靜的正視死前的幾分鐘痛苦，則死也就不難了，也許死正是幸福的呢。「我為什麼要想這些呢？我只是缺少一點睡眠而已，沒有什麼大不幸的，我用不着想到死。」他想。

他正在撰寫那本似乎永遠寫不完的哲學著作。這是一本仿照尼采著「查拉杜斯屈拉如是說」體裁的哲學著作，以文學形式寫出他的頓悟和靈感混織而成的見解。他簡直以一種大無畏的自信，認定自己這本哲學著作將是繼叔本華以來最偉大的心靈創見的紀錄，如其中他最得意的警句：「男女之間只是電的作用，人生如此而已。」又「女人是上帝創造的瓶子，她裝進男人的雄心、夢想、甚至於生命。」他的這部散文風格的哲學著作，起初以自己名字訂名「鄔益夫語錄」，後始重訂為「先知錄」，從這書名即可窺出他對這部哲學著作的雄心之一斑了。

他剛纔之所以自憐的想到死，固然如他所自供的：缺少睡眠，神經衰弱。但今晚的晚餐不足他裹腹，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他規定自己每餐食量，應有蕃茄兩隻，青菜一把，豬油一匙，白米飯三碗，或在量上與此相等的其他食物。今天晚餐，僅有鹹蛋一只，剩下的稀飯兩碗。毋怪乎寫到現在夜間十一點鐘了。肚子一空，精力也就懶散下來，而他所撰寫的偉大哲學著作，文思就無以為繼了。於是他一想就想到以前美好的生活狀況，卅六年間被父親送到臺灣來讀書的那段時期。

二

他父親原是上海一家貿易行的經理人，手裏掌握的財產至少也在五百根金條以上。雖然生長

在十里洋場，為人卻有幾分書生味，矮小消瘦，沈默寡歡，極少一般富貴商場中的惡習，尤其對於他的獨子益夫，管教非常嚴厲，日常生活間固然不假詞色，即令在中國若干傳統的節慶之日，也不令其子輩們涉及縱歡狂樂方式。他父親之所以把他遠送到臺灣來升大學，也無非是不希望自己兒子感染繁華腐敗的紈袴習氣。

鄭益夫是與另外兩個同班同學一道來臺灣升學的，起初在臺北市郊合租一幢獨院日式房子，僱用下女料理三餐及洗滌衣服。

想起兩個同學，他就益發跌落在惘然的情緒中，那時安全在寬裕中享受着單純平靜的愉快生活。明非學的是藝術，沒有事的時候，常用下女阿香做模特兒畫幾副速寫。阿香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嘴唇下半部如猩猩般特別突出，身材清瘦適中，長得雖不頂漂亮，卻是特別的乾淨伶俐，永遠像剛洗浴過的，喜歡笑，喜歡用媚眼看人。明非每次爲她畫像時，必須早一天通知她纔接受，而就在那天她必須去看一場電影，然後畫像時她就擺出新從電影中學來的姿態。就本省一般女性脾氣說，阿香是最開通的一個女孩子了。

另外一個同學詩鯉，他唸英文是「寧波腔」英文發音，可是生字記得多，作文極有根底，所以在英國文學系道能混得過去。他的另一長處是善於爲他並不太壞的行爲做辯護，譬如有一次揍了他太太（此事自然發生在家鄉，他是早婚的），這事後來鬧得很嚴重，他就痛哭流涕宣言這是

出於真正的愛情，憤慨一般俗人之不能瞭解他的行爲，及至人們開始爲他的聾人聽聞辯詞傾向於原諒他時，一樁新的行爲又需要他運用震人心魄的辯詞了。

一想起這些，他就同時想起那時的臺北是多麼寬闊啊，街道都好像明亮些。校園裏的椰樹，綠草地，微風，靜靜的淡白的陽光，一切都像圖畫般的鮮明，夢一般的恍惚。

他在回想這些時，一動未動的坐在塌塌米上。而上身卻俯在他平日「從事著作」的那張矮腿木桌上，那是一張塌塌米室內常用的日式食桌。桌上有一隻突出於紙張書籍之中的、缺嘴的舊明星香水瓶，瓶中插了一二枝球狀紅色野花。此時他像酣睡初醒時那樣，略略移動那個攔在左手肘上的方形腦袋，而下頷仍然埋在臂彎裏，只抬起疲倦的眼睛，如夢初醒似的，很遲鈍的就視線所及望了望這間充滿哲學氣味的三席大的閣樓。兩隻裝滿食物因而腹部發黑的壁虎，成「丁」字形貼在他對面的白牆壁上，膽怯而謹慎的等候飛近它身邊的每一隻昆蟲，然後以捷如閃電的動作吞食它。他心不在焉的瞥了牠們一眼，眼光便深情的停留在右手握着的那隻舊派克筆身上。這枝老式五一型派克筆，還是他來臺灣升學時父親買給他的。他讓筆身躺在右手的姆指虎口裏，而食指與中指則夾着筆身下半部轉來轉去，反複審視着。筆呀筆，親愛的筆！他像唸臺詞那樣的低吟着。隨即突然精神抖擻的站了起來，隨即只見他盡嘴所能張開的那麼大，打了一個猛烈的呵欠，睡眠不足的眼淚便繼呵欠之後源源而來了。

抖擻精神並不能抵制飢餓的襲擊，他感到非常之餓了。而此時室內既無存糧足以自炊，又沒有錢到外面吃點東西。「我還是早點睡的好。」他想。

他本是要躺在塌塌米上睡覺的。但卻不自主走到那個堆着廢報及換洗的短褲襪巾之類的角落裏，蹬下去，全心全意檢視晚餐吃過的鍋碗盤碟。他先揭開那個鍋底燒成黝黑黝黑的鋁鍋，幾乎把頭伸進去那樣的探望着，又提起鍋耳對亮處照望，其次掀動所有盤碟，及至確定這一搜索終屬徒勞，纔轟然一笑，像唱歌道：「一切空空如也喲——」之後，便重回到桌邊，把鋼筆套好，死心塌地的睡到塌塌米上了。

夜是漸漸靜寂下來了，鄰居的鐘聲清晰的響了一下。他不能確定這是深夜十二點半，還是一點，還是一點半？因為這座鐘每隔半小時報時一次，在這三種情況下都是只鳴一下的。遠處小巷弄裏響出調羹擊碗的清脆聲，梆子聲，悠長吆喝聲，這些都是小食擔子招攬顧客訊號。他一邊吞着口水，一邊卻極不願意聽到這聲音。「我只不過晚餐少吃了一點，不能這麼餓的。我今晚上不要失眠，我不想失眠這回事就不會失眠的。」他想。於是他用力垂下眼皮，強迫自己安寢，可是眼皮卻不定的顫動着，他愈想不顫動，愈是顫動得厲害。最後只好索性睜開眼來，望着那個沒有隔天花板而現出紅瓦片的屋頂。

不知明非此時正在做什麼。他又想起那個喜歡與下女阿香開玩笑的同學。明非一定不會失眠

的，四十一年他被學校解聘時，他還那麼嘻嘻哈哈滿不在乎。明非大學畢業後在中部一所市立中學教美術，可是第二年就被解聘，原因是他與幾個朋友在花街柳巷胡鬧時，恰好被幾個學生家長碰見了，爲此鬧得滿城風雨。明非被解聘後，當即就乘火車到益夫的學校來，一點也不爲自己今後去處而稍感憂慮，並且大談特談他在花街區的趣聞。

「我告訴你一件想不到的事，我在那裏碰到阿香，」明非說了許多新奇的事後，又興奮說道：「臉上搽得粉粉敦敦的，不過還是那個乾淨俐落的樣子。」

「阿香？給我們燒飯的那個阿香嗎？」

「是呀，不是她是誰？我起先還不大相信，她還認識我呢，我問她爲什麼在這裏，她毫不在乎的笑笑，也不說什麼。」

明非生來就大爺脾氣，愛玩愛鬧，不知苦惱。他被學校解聘後，起初與益夫閒居幾月，有時也替人家畫個把封面，或給報刊投寄幾幅發表不出的漫畫。雖然那時益夫也是一個教員，但一份薪水勻着兩個人花，也並不怎麼拮据。後來明非總算在一個稅捐處找到一個臨時僱員的位置，混到今天，居然也成了一個小小的稅吏。不用說，明非那常自傲無人賞識的油畫天才，早已爲成本成冊的數字與算盤深深的埋葬了。

雖然明非現在的境況，較以哲學鳴世的益夫好多了，但他那個浪子揮霍法，仍是使他命定的

要典當與舉債度日的。現在生活境遇尙稱適意的還只有那位以「莎士比亞通」自居，唸英國文學的詩鯉，他三十八年回上海度暑假因而輾轉陷落在香港，便一直在香港一家銀行服務。「詩鯉是一個很穩的人，他很有一套辦法，他不比明非也不比我，」益夫想。

「我爲什麼老是想一些過去的事呢，我必需睡覺。」益夫憤然坐起身，他因爲預知今夜將失眠不禁暴躁起來，且頻頻握拳怒擊胸膛作響。

一會，他又平靜了，設想一些白覺是很幸運的事。有些人蒙冤關在牢獄裏，沒有空氣，沒有陽光，不也是要活下去麼。他至少有一間三席樓房可以容身，並且房東並不如一般小說裏所描寫的那麼兇狠，遲幾日繳房租也還是客客氣氣的。這樣想着，也就漸漸心平氣和了，甚至還有點輕鬆愉快。

阿香爲什麼要去當妓女呢？他想。一個好好的女孩子走上這條路！她僅有一個老母親，可惜她不能多讀一點書。有一次在臺北街頭，他看到阿香與一個高大的美國水兵走在一起，那纔是濃塗豔抹，珠光寶氣呢，怎麼也想不到她幾年前是一個替自己燒飯的下女。時間真快，這又是好幾年的事了，不知現在阿香在做什麼？她也許跟那個瀟灑的美國水兵結婚了吧？「我爲什麼盡想些不相干的事呢。」他想。「真的我必須睡覺了，現在什麼時候了？四點了吧？」樓下巷弄裏已闐無聲息，他感到額頭脹而麻木，像一塊燙熱了的牛骨頭，指甲狠力掐下去也不覺得痛。

他是不習慣關燈睡的。在六十支熱烈的電燈光下，他四肢朝天的躺在塌塌米上，那樣的凝滯不動，恍惚帶着一點衰敗死亡的黑影。他左手枕在腦底下，右手小臂橫壓着額頭，一隻腿蹺起來在另一隻腿的膝蓋上，且機械的顫動着。當他試着用指甲猛力掐額頭時，架起的腿停止顫動。他感到很餓很餓，腹內咯咯有聲。

三

直到第二天中午，他纔在一連串惡夢中被郵差叫醒。

世間最使他生氣的事，是在睡眠不足中被人叫醒。但這次郵差送的是一封掛號信，雖然只是家報社寄來的六十元稿費，卻使他像接著情書那樣抱在胸前，然後用一隻腳跟在室中旋轉着，並且很客氣的與郵差說了幾句工作辛苦之類的話。

他即刻草草洗漱之後，跑到郵局兌款，正領完款轉身離開櫃臺時，背部輕輕碰到一件極肥極嫩的東西，回頭看到一個裝束入時華貴美麗少婦的背影，並且那背影是那樣熟悉，他一下子楞住了。那不正是阿香嗎，一種自慚形穢的強烈自卑的痛苦，使他急於躲避她。真是，騎馬不碰親家，騎牛偏碰親家。一方面他急於躲開她，一方面又想看清楚一下，正當他舉步躊躇時，那背影正好回過頭來，他看清了，原來並不是阿香。「我為什麼老是恐懼着神經緊張呢。我只是沒有

錢，我只是狼狽一點，並非罪過，我用不着那麼畏縮。即使是碰到阿香，我也用不着恐懼到要躲避她。」他想。於是理直氣壯的，他挺挺胸脯，大踏步走出郵局門口。

第一步是先找一家小吃店，將昨晚即已餓罄的肚皮塞滿。他一口氣叫了兩碗牛肉麵，在等待上麵的空檔，隨意撿起桌上一份早報翻閱着，他既不關心國家大事，對世界時局亦無興趣，首先翻到副刊瀏覽一下，眼光便轉到下面的分類廣告，把其中的「人事」欄從頭至尾讀着。徵女家數。徵女店員。徵女秘書。徵女司機。徵女傭。徵女……。「都是女，來生我必須變一個女人。」他想。「這樣我就有很多工作可以應徵了。」他搖搖那個特別引人注目的方形腦袋，繼續看下去。其餘的是徵技工，徵學徒，沒有一項是適合他的。但在最後的第二項登了一個雖不合他，待遇卻令他心動的職務。那是徵三輪車伕，月薪五百，供膳宿。這真可以試一下的。他捏捏手臂與大腿的肌肉，檢查一下自己尚有幾分結實？他在校時一直愛玩籃球，離校後又爲畫報所宣傳的那些「健美先生」肌肉所激勵，早晚都做幾個「伏地挺身」，所以自己檢查結果，倒覺得是極稱意的。

踏三輪車也沒有什麼。他一邊吃麵一邊縈繞着這問題想，職業平等，以努力生活有何不可。他不停的微笑着，彷彿欲藉微笑來抵禦人家將加予他的輕視。他晚上還可以寫自己的哲學論著，並且供吃供住……。吃完麵，他避着老闆用手指挖下那欄廣告，放在襯衣口袋裏。

四

他按址去應徵。這是五路車到底的一幢單層新洋房。他站在青色水泥圍牆紅漆大門旁邊，突然有一種下屬謁見高級長官畏懼緊張心理。幾次舉手按鈴，幾次又縮回手來。他終於斷然決定放棄應徵，扭轉頭往回走，這一決定使他如釋重負般的輕鬆了。他沒有想到像這種輕而易舉的應徵，竟然那樣需要勇氣。可是不一會他又突然躊躇起來，彷彿反覆核對一筆帳目那樣思索着。試一試，試試並無害處。他學哲學的哲學家應徵三輪車伕。他微笑的想。同時從褲袋掏出一個五角銅幣，看了一下，突然往天上一丟，然後用手接着，將它壓在另一隻手背上。「是人頭我就去按鈴。」他小聲的說。他希望並不是人頭，揭開手一看，銅幣上果然現出有人頭的一面。天意。於是他一鼓作氣回到那圍牆嵌着的紅漆大門前，迅速果斷按下電鈴。幸虧不須他按第二下，就聽到院子裏面傳出踢踢踢踢的脚步聲，開門的是一個漂亮而呆板的下女，她像迎接認識的人一樣，也不問他找誰，便讓他進去。經過一個花草修剪得很別緻的大院子，到了客廳，纔看到裏面已有五六個高矮不一的人，有坐有站的，正聽一個穿着講究，蓄着長鬚大髮的男人談些什麼。那男人見他進來時便招呼道：「你也是來應徵的吧。」

他遲鈍而靦腆的點點頭。那蓄着長髮像女子般的男人倒是極熱忱，熱忱到彷彿要巴結他似